

他也表示民主是一種「道德的優勢」，因為它是「希望文化的構成要素——希望世界在社群的努力下達到理想的境界——它與東方服從的文化特性相對抗」。因此，儘管民主在實踐上是可以自顯優勢的唯一制度，但「民主仍有許多尚待完成的目標」，Rorty 在布希發表戰爭與自由演說之後，在南德時報 (*Süddeutsche Zeitung*) 中簡短解釋「然而，西方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，我不相信我們可以從其他文化中學到更多民主內涵，因此我們應該將目標訂在擴展民主並將全球西方化。」

然而，在一個充滿邪惡者玩著強權遊戲的遊戲場中，上述民主運行的實用性理由卻更容易被混淆，特別是得到軍事力量支持時，便會為民主帶來負面的名聲，現今中東的許多地區便確實發生這樣的狀況。黎巴嫩的領導人 Druze 與國會反對黨的領袖 Walid Jumblatt 最近公開指責美國的民主，認為美國不論何時、不論何地都在建立民主牆，並且盲目地支持自己的制度成為共通的、「完美的」北大西洋規範。描述中還提到布希是「瘋狂的帝王」，認為自己對地球有著「上帝般」的責任，萊絲則是「被染色的石油」，而布萊爾是隻「雙性的孔雀」。Jumblatt 諷刺地定義民主是一種帝國政府的型態，在這種政府裡「天空充滿著美國飛機，海上都是美國艦隊，他們的軍事基地就是美國的軍事基地，他們的政體是英美的政體，河流中來往的是美國船隻，山上埋伏著美國突擊隊，地上移動的都是美國坦克，而他們的國家安全則是為美國利益服務。」

認為西方擁有既有民主專利的傲慢想法，是一種危險性的政治定論，同樣也帶來哲學思考上的疑惑。回到 Richard Rorty 的說法，當他在報上進一步解釋為什麼西方的民主經驗是合理時，他說世界所有理論都應該被禁止使用，因為民主完全不需要哲學的辯護。用普通的字眼來說，民主應該是輕裝旅行：沒有迷惑人的神秘活動，而是輕聲細語的藉由用空氣傳播到世界各地，這樣的空氣充滿著達觀冷靜、淺薄表象、以及輕鬆愉快。

這樣的說法帶來了問題——雖然民主毫無疑問的優先於其他哲學典範——它忽略了許多因為民主經驗而改變的哲學思想，而且與這種說法相反地，我們所經驗的許多民主內涵，是藉由哲學思想不斷地被型塑出來。這並不單單只是強調民主這個字 (Philip Pettit 已經指出此點) 本身具有豐厚評價的字彙，不論我們是否有所認知，在思考世界性民主時，依然受到在近代早